

学生阅读经典
XUESHENG YUEDU JINGDIAN



林语堂

Linyutang

散文

- 觉察怀疑，是一切思想的主力。
- 求知、养趣是一切学问的水源。

彬彬◎选编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I266

99

典

XUESHENG YUEDU JINGDIAN

林语堂散文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语堂散文/林语堂著. -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4. 1 (学生阅读经典)

ISBN 7-80675-197-1

I. 林… II. 林…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1248 号

学 生 阅 读 经 典 林 语 堂 散 文

彬 彬 选 编

出版发行 内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邮购、直销热线 0470-8241422 8241421
网 址 WWW.NMWH.COM 邮编 02100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责任编辑 铁 山
封面设计 杨 群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数 200 千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册

ISBN 7-80675-197-1/Z·072

定价: 16.00 元

目 录

文章五味	1
说文德	3
论泥做的男人	5
古书有毒辩	8
读书与看书	11
论恶性读书	13
考试分数不可靠	16
恶性补习论	19
谈牛津	22
说本色之美	28
论曲线	32
笔名之滥用	35
劝文豪歌	38
与上帝的关系	40
从人文主义回到基督信仰	54
自由并没死	58
谈言论自由	62
论土气	67

谈文化侵略	71
中国文化之精神	
——一九三二年春在牛津大学和平会演讲稿	74
谈螺丝钉	84
再谈螺丝钉	89
三谈螺丝钉	96
四谈螺丝钉	102
论笑之可恶	109
论幽默	112
论解嘲	124
笑话得很	126
无字的批评	129
吃草与吃肉	132
老北京的精神	135
动人的北京	141
英国人与中国人	148
美国人	158
我爱美国的什么	163
中国人与日本人	169
谈中西文化	177
论西洋理学	184
论月亮与臭虫	188
米老鼠	192
抵美印象	196
论赤足之美	202

论 情	205
论谈话	208
论握手	216
论西装	220
语言与思想	224
学 术	229
文学与政治	233
文学革命	236
说新旧文学之不同	239
新旧文学	241
时代与人	243
皇宫和御苑	246
艺术家	264
中国书法	268
绘 画	275
建 筑	288
官家令	292
论中西画	297
艺术的帝国主义	300
白话的音乐	303
理想中的女性	307
我们的女子教育	311
恋爱和求婚	314
妓女与妾	318
缠足的习俗	323

解放运动.....	328
中国式的家庭理想.....	331
乐享余年.....	338

文章五味

近阅时文，多带酸味，诚以革命以来，言论权失，凡有讥讽时政者，动辄以反革命罪论。文人不敢直言，乃趋入歧途，社论名家所作，大抵婉约而不豪放，如缠足妇人。或说几句门面话，恭维要人，而字里行间求之。似有一肚子骚气，郁而不宣，其味苦涩，令人读得如见歌伎苦笑。小报记者，又转一方向，作俏皮语，其味奇酸。然亦有隽雅幽妙，耐人咀嚼者。此种俏皮文字，风行一时，实三五年来说论文之新格调，亦可谓政治革命之意外收获。至于大报之苦，小报之酸，皆时代使然。吾心酸苦，作文乃不得不酸苦。尝谓文章之有五味，亦犹饮食。甜，酸，苦，辣，咸淡，缺一不可。咸淡为五味之正，言论要以浅显明白晓畅为主，可以读之不厌。大刀阔斧，快人快语，虽然苦涩，常是药石之言。嘲讽文章，冷峭尖利，虽觉酸辣，令人兴奋。惟清甜文字，其味隽永，读者只觉甘美，而无酸辣文章读了肚里不快之感。此小品文佳作之所以为贵，大抵西人所谓“射他耳”Satire(讽刺)，其味辣，“爱偷尼”irony(俏皮)，其味酸，“幽默”Humour(诙谐)，其味甘。《论语》收到及发表稿件，酸辣多而清甜少，亦可见幽默之不易。然五味之用，贵在调和，最佳文章，亦应庄谐并出，一味幽默者，其文反觉无味。司空图与李秀才论诗

曰：“江岭之南，凡足资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醢，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中华之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知此而后可以论文。

《披荆集》，1936年

说文德

近来有要人提倡文德文品，吾甚赞成。不过文德二字，不可作青年会“德育”二字解，又不可作“忠者仁爱信义和平”解。如此解，便又是粉饰道德门面，借代天宣教，作仕宦阶梯。至此已是定然所谓“鬻圣贤市仁义”之文妓，而非文人本色。这正是郑板桥所骂“仁义之言，出于圣口，奸邪窃似，济欲恶丑，播谈忠孝，声凄泪痛”之流，必作不出文章来，既无文章，何来文德？文德乃指文人必有之个性，故其第一义是诚，必不愧有我，不愧人之见我真面目，此种文章始有性灵有骨气。欲诚则必使我瑕瑜尽见，故未有文德，必先有文疵，若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则所表见者已非我，无性灵，岂尚有文章乎？盖文章即文人整个性灵之表现，非可掩饰粉黛矫揉造作者也。本刊上期刊载袁子才答戴园论诗，即本此意。韩昌黎集中不删《上宰相书》，杜少陵集中不删《献哥舒翰诗》，即所以见交人之真。苟其真不足传，粉饰复奚用？况性灵是整个的，其发为文章，名为笔调，Buffon曾谓“笔调即性灵”。故笔调与性灵，不得分开。“文人无行”，颜氏家训早已言之。然吾尝谓“屈原若不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必不会做出沉郁佚荡的《离骚经》。宋玉若不礼貌冶容，见遇俳优，必不会做出那神态入微的《神女赋》，东方曼倩若不滑稽不雅，不足成其为纵横议论诙谐大家，司马长卿若不窃资无采，挑引

寡妇,也就少了他那神化飘渺一代词宗的气魄,曹植悖慢犯法,所以成第一流跌宕的诗才,孔融诞傲致殒,所以发为潇洒滑稽的诗歌,阮藉无礼败俗,逃入昏迷,一醉几月,所以能入苍劲遥深诗境,灵运空疏乱纪,怠旷职务,登临游览,经旬不归,所以在叙述景物的山水诗中能别开蹊径。变屈原为当代名相,则离骚亡,变宋玉为谨愿塾师,则神女赋灭。东方曼倩扳起道学先生面孔,则不成其为东方朔,司马相如不敢有恋爱寡妇的胆量,大概也不会有做《子虚》、《上林赋》的才略。”谈文德之人,不可不由此体会文章之由来。

《披荆集》,1936年

论泥做的男人

袭人的行为人品，比大观园里任何男子强。这是我上回说的话。大观园的男子，何以那样不行，都是泥做的，贾政在内。——这个道理，我倒想讲一讲。我想《红楼梦》全书中，只有一个薛蝌可算为好男子吧。大凡《红楼梦》文字技巧出色处，在于描绘儿女私情，迷人处，恐怕也就是在此点。因此，红楼一书英雌多而英雄少，英雄中又是丫头比姑娘出色。所以他不像《三国演义》，活现的写出关羽、张飞等一流人物；也不像《水浒传》里，有武松一类的男人。我们不能据此而论，中国社会只有泥做的男人。我们看《汉书》，有范滂一流人物，也有范滂的母亲，都是有节气的人。那时还是封建社会，有义侠之风，睚眦必报。（详见《二十二史札记》）就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风，也像日本的武士道，也像宋江忠义堂的义侠。欧洲骑士风，很奇特的，又演成骑士式的恋爱，出死入生，忠心保护他们所事而兼所爱的女人。所谓罗曼思的恋爱故事，把恋爱与奇侠联合起来。后来大炮兴而城堡废，剑术就衰下去，而所谓骑士之风，也跟着无形消灭。机关枪虽好，杀人太容易了，用不着以前的剑客，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效。日本的武士道，去今未远，到底在第二次大战，还能表现出来。

我所要讲的在此。一国有一国的标准男女的理想。这理想跟

着社会环境及时代潮流而不同。我想以前俗语所谓汉子,决不是江南才子的小白脸。所谓好汉,也就是英雄人物,有矫健的身材与超人的毅力,有作有为,人气十足。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这类的英雄好汉,像岳武穆、文天祥这种人。孟子也讲大丈夫,似乎比君子两字气派大一点,只为社会环境,即中国的重文轻武,这理想的汉子,才渐渐趋近于温文尔雅的书生,在宋词中长吁短叹,哭哭啼啼。虽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因为没有人权保障,结果屈的时候多,伸的时候少。韩信受胯下之辱,实际上能受胯下之辱而做不到韩信的占大多数。法律人权即没有保障,退一步想,龟头缩入龟颈,也就可以生存了。由是男人的理想也变了,大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颇足表示此人甚有涵养,将来可以大有作为。接着女子的理想也变了,索性把节烈气义的美德都交给女人完事。说起来,烈女烈妇,特别受社会的崇拜。若单论青史留名的,烈女总比烈士多些。这里有点奇怪。所以《红楼梦》的男子,都像泥做的。《金瓶梅》里头那些男子,更一无是处,不是东西。自然明朝那种风气,宦官作威作福,朝官可以“廷杖”(打屁股),并且宦官要命打死,就可打死,要养起大丈夫的气派养不起来的。

大家都是黄帝子孙,神明帝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金瓶梅》那些土豪劣绅,衙役走卒,是真实反映当时的社会。我们那些“同胞”,是不足为训的,不足代表什么东方的精神文明。我们道一声惭愧罢了。

何以这样?孔子言仁。我的意思,这仁字,就是讲人的本性,仁者就是未失人性的人,不论男的、女的。这是我的愚见。在英文应作 manhood 译出,《论语》“仁”字,说得有点含糊,有点玄秘。利与命与仁,是子所“罕言”。平常孔子不轻易许人以仁。令尹子文许以忠,却“未知焉得仁”。陈文子许以清,却也“未知焉得仁”。其余像管仲、子产,虽是贤人,都够不上。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但是他们饿死首阳山,孔子更称为“求仁而得仁”。这就近于气节,近

于 Honor 了。明明白白,在这种地方,仁字决不能解为仁爱,是说一种理想的人及人的理想。

我想仁本有二义:一是人人本有的人性,二是指仁爱的仁。这两种意义连贯在英文,“人”字也同样演出 Human. Humane. Humanitarian. 数义。因为是人所以有仁者的存心。在人的理想方面,仁者是能充量发挥人的本有的明德的完人。所以欲明明德,是因为人本有可贵的本性,常为习欲所移,物欲所蔽,失了这本有的人性。想要做,而每每做不到。所以君子应无终食之间违仁,颜回也只能三月不违仁。这样讲,仁就有点难了。但是因为仁本来是做人应有的,而人人所有的本性,所以又说不远,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样讲,仁又不难,只要不失了本有的人性,就可称为仁。匹夫匹妇,常常也可以做出杀身成仁的大事业来。如此把仁字讲为不失做人的应有的气质甚合。孔子言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又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就是说人人可以保存这做人本有的气质。所以子产济众,惠而不费,与气节有关,故贤者未必仁。孔子单独称那位箪食瓢饮穷居陋巷的颜回,平常的人少能尽量发挥或保守人的本性,也不够弘毅,所以很少人可以做到这仁者的地步。

大概孔子虽然罕言仁,但是他心目中清清楚楚知道怎样才是仁人的本色。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怎样才是真正的好汉,只可惜世上的好汉无多。这仁者不但是弘毅有为,同时也有仁者的存心,已达达人,是近情近理的一个人。我想若西方林肯可以当之。在英文有时我们听见朋友说 He is a real man. 是赞叹这人真有男子汉的气魄,也是慨叹世上真好汉的不可多觐。

后来孟子加以发挥,而用“大丈夫”字样。我想应伯爵及贾琏这些人,决不是孟子所谓大丈夫的好汉吧。花蕊夫人之讥,也是有所谓而发的。我崇拜李香君。我为什么崇拜李香君?

古书有毒辩

现代青年的保姆太多了,保姆多就难免养成良医之子多死于病的症状。现代青年的良医也太多了,谁都要训告他,禁他读这个,劝他读那个,甚至青年自己也好做良医,未满三十的时候就欢喜做文章,自居堂上,排八字脚,做老大哥,禁止其他青年子弟读这个,劝告其他青年读那个。普天之下,莫非保姆、良医、训育主任、检查委员。我也不懂他们一班遗老劝告的是什么,遗少禁止的是什么,只觉得大家好干涉他人的事罢了。正如十三妹所说:“我的少爷,你酸死我了。”富家子弟爬上树,就有慈母嚷道:“你快下来,别跌伤了!?”走到水滨,马上有保姆一把给扭回来说:“仔细,你别跌进水里去!”结果弄成一个身不出门庭,目不睹市井,树既爬不上,沟又跳不过,太阳晒不得,野风吹不得的文弱白面书生。太阳一晒,马上昏眩,野风一吹,玉山立倒。呜呼青年!

我倒不这样想。古书有毒,也让他们尝尝;西书有毒,也让他们尝尝。以前罗斯福(非现任美国总统)教他三个儿子,就是大热天带他们出去走崎岖的山路,攀山越岭,跳涧升木。大战以前德国海军,必待烟雾蔽海风浪接天之时,才开出去大洋操练。个人也曾 在北平西山看见一对德国夫妇教一个四五岁小孩由石上跳下,下山时,一直在后赶他跑,跑了跌,跌了又跑。在教育上,我想道理相

同，攻乎异端，斯利也已，怀疑怀疑，一直怀疑。皮肉筋骨是可以训练的，跌几回伤也不碍。文明人牙齿都蛀，就是因为吃的奶油白面做的点心，入口酥溶，牙齿无用其技，所以任你如何刷牙，还是要蛀。现代父母多叫儿子啃骨头面包头，就是这个道理。

古书有毒，也不过一二革命领袖一时过激的话吧。不想这久乎受保姆娇养看管的青年，头脑简单，便信以为真，视为一种天经地义，毒在那里，毒到那里，也不批评，也不思考，囫圇吞进去。我就不信青年这样容易受人欺负，这也是保姆太多之所致，少爷症象已造成了！古书诚不能无毒，现代人也决不能单看古书，这何消说。但一见古书，便视为毒品，未免有点晒不得太阳吹不得野风的嫌疑。现代人贵能通古今，难道专看什么斯基译作，读洋书，说洋话，打洋嚏，撒洋污，《史记》、《汉书》不曾寓目，《诗经》、《左传》一概不识，不也是中洋毒么？中国用得着这种读书人么？这样读书，不是洋书也有毒么？所以毒不毒，在人善利用他是非签别的聪明，不是把古书束之高阁，便可自谓清白身体。古书有毒，则胡适之早已中蛊，梁任公早已疯癫，周作人、周树人早已七孔流血，郑振铎、傅东华虽未能撰著一部《中国小说史略》抄抄唐宋传奇，毒虽未刻，亦当呻吟床褥矣！若谓青年学力未定，何以知周作人、周树人十几岁读古书时有什么学力，又何以知今日青年皆不如周作人、周树人，必不如周作人、周树人乎？

且使古书有毒，西洋古书除苏俄革命以来之文学未必就无毒。矛盾还多着啊！人家也有布尔乔亚呢！然则有毒无毒何以辩？何以西洋旧小说 *Le Cid* 可以翻译，中国旧小说《七侠五义》便不可翻印？何以 *Don Quixote* 可以放心阅览，《儒林外史》便不许寓目？何以柏拉图可以赏识，孟子便不许涉猎？苏格拉底可以奉为典要，孔子便不评说些人情天理？何以 *Clarissa Harlowe* 可以讽诵，《红楼梦》独不许经目？夫柏拉图与孟子之雄辩一也，苏格拉底与孔子之正名一也，*Clarissa Harlowe* 与《红楼梦》之缠绵伤感一也，*Don*

Quixote 与《儒林外史》之滑稽讽刺一也。呜呼！孔、孟、吴、曹何不幸而生为中国人，柏、苏、利查逊、索蕃提何幸而生为洋大人！孔、孟、吴、曹又何不幸而生为现代中国人之祖宗！

以毒而论，义侠小说之毒一，在提倡忠孝节义（未知是否，代为持此说者揣摩而已）；言情小说之毒二，在读者学宝玉好吃女人胭脂；诗文小品之毒三，在吟风弄月。然吾谓三毒皆不足为患，何以故？现代忠臣孝子本来无多，绿林豪杰今日学生生下来就少有这副骨架，其不足为患一。世上本来没有许多女人肯让你吃她口上的胭脂，偶而有之，也不致妨碍读书功课，其不足为患二。现代人风也不大会吟，月也不大会弄，风吟不来，月弄不得，何足为患？虽然风不因你之不吟而不吹、月不因你之不弄而不照，即使果然被你吟成弄到，也早已变成“可爱的春天”了。即使“可爱的春天”是前进的，“吟风弄月”是落伍，风自为风，月自为月，你自为你，我自为我，本无中西洋风中西洋月之别，偶然吟吟弄弄，也不见得就伤你的盛德。你有姐姐妹妹，也可以放她们到后花园跑跑，到大公园走走。不一定大家关在深闺里，你们兄妹才保得住你们的清白啊！

《宇宙风》第 18 期，1936 年 6 月 1 日